



童衍方先生接受专访。
(吴冠夏 摄)

人物名片

童衍方，号晏方，1946年2月生于上海，祖籍宁海前童。师从著名书画篆刻家来楚生、唐云二位先生。工书法篆刻，亦擅写意花鸟，精鉴赏，好收藏。现为西泠印社副社长、一级美术师、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、海上印社副社长、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。



扫二维码，看甬派相关视频访谈。

核心观点

- 传统文化的传承很重要，但是传播更重要
- 艺术工作者既要有“自觉金贵”的担当，更要有“知不足”的谦卑
- 篆刻这个东西，硬的是技法，软的是修养，在某种程度上修养比技法还重要，两者不能偏废
- 如果没有传统的根基，艺术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，要扎根传统，勇于创新
- 艺术的道路千万条，就是没有捷径。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潜心耕耘，终归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这个时代

童衍方：传统文化的传承很重要，传播更重要

书香萦绕的宁波图书馆里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玻璃幕墙，在阅览室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一场关于文化传承的对话徐徐展开。童衍方先生坐在临窗的位置，八十岁的他精神矍铄，谈吐间既有学者的严谨，又葆有艺术家的赤诚。

时值宁波全面推进高水平文化强市建设，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篆刻大家，正以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传统艺术的魅力。从金石篆刻的艺术哲思到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，从宁波文脉的基因密码到城市发展的文化路径，童老的见解深邃而独到，将金石艺术的奥妙与城市发展的脉络娓娓道来。

记者 周晓思



童衍方（右二）向宁波图书馆捐赠个人作品。（唐严 摄）

1 血脉传承：宁波文化的艺术基因

记者：作为宁波籍文艺大师，家乡的文化环境对您的艺术启蒙有何影响？

童衍方：我有一点成绩，是宁波家乡在血脉里、在骨髓里给我的加持。宁波文化积淀深厚，名家辈出，如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、故宫博物院（第二任）院长马衡先生，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，都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前辈。还有天一阁这样的文化瑰宝，曾藏有北宋石鼓文拓本，清代乾隆时期就以开放姿态让张燕昌、阮元临摹研习。宁波对传播文化的先贤总是以礼相待，这种文化传承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。

我于1982年加入西泠印社，至今40余年，前辈榜样的力量始终激励着我。我们不仅要提升自身艺术水平，更要肩负起文化传播的责任。宁波的文化基因，早已融入我的血液，成为我艺术道路上的精神支柱。

记者：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，您觉得金石文化如何与本地文化资源结合，助力文化强市建设？

童衍方：宁波的传统优势很多，文化艺术底蕴十分深厚。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“游刃乾坤——近

现代海派篆刻的崛起暨来楚生、陈巨来、叶澹渊篆刻学术特展”正在上海举行，陈巨来和叶澹渊两位大师都师承我们宁波的赵叔孺先生。这种师承关系，展现了宁波在金石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。

宁波既有天一阁这样的文化地标，又有赵叔孺这样的艺术大师，加上如今便捷的交流条件，现在年轻的后起之秀中，宁波书法家、篆刻家也很多。只要大家用心坚持，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。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，不但可以把经济搞好，还能把宁波的传统文化传承好、发扬好。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责任，也是时代的要求。

2 守正创新：传统艺术的当代使命

记者：您从事篆刻艺术多年，从中有何感悟？

童衍方：篆刻这个东西就是一刀不来、一刀不去，硬碰硬，硬的是一种技法，软的就是你的文化修养，你对金石文化的积淀、学习与运用，在某种程度上修养比技法还重要，两者不能偏废。

我今年80岁，见证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。如今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，这对我们专业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我从1978年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以来，一直专注于书法、篆刻的创作与研究。我觉得应该把我学到的、能够传播出去的事情做好，一方面自己深挖，一方面做好传播传承工作。过去，我对传统经典文化顶礼膜拜，认为传承非常重要，但现在我深刻意识到，传播更加重要。

记者：您说到传播很重要，那么在数字化时代，传统文化的传播遇到了哪些挑战？

童衍方：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传统艺术工作者都在考虑。AI确实带来了冲击，比如它能写出条理清晰的评论文章，能模仿某位名家的风格。但艺术最珍贵的恰恰是AI难以复制的部分——当你要融合各家之长，或者表达独特感悟时，机器就力不从心了。

目前看似碰到了一点困难，其实给你提出了更高的挑战，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你创作的新思路，因为你无路可退，只能靠自己。我们要增强自信心，要学习、要对比、要容忍、要变化，让传统艺术在当代焕发新生。

记者：作为文艺大师，您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责任？

童衍方：首先，我们是千千万万艺术工作者中的一部分。我常告诫自己，既要有“自觉金贵”的

担当，更要有“知不足”的谦卑。一方面积极向上，另一方面不要自大，更不要自欺欺人。

艺术的道路千万条，就是没有捷径。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潜心耕耘，终归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这个时代。

记者：您对年轻一代的传承者有何期望或建议？

童衍方：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！我们那时候环境比较单一，金钱、地位、手机、媒体等干扰因素比较少，这是好处，但是现在的优势更明显，获取知识的渠道之广、学习手段之多，是我们那个年代无法想象的。虽然有人说现在的人比较浮躁，将来可能也不会出名，但我看到的更多是希望，我觉得会有人才涌现出来。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要做长远的打算、长远的努力。

3 薪火相传：文化强市的未来之路

记者：宁波近期提出打造“守根铸魂之城”“锦绣文脉之城”“文化创新之城”“精神富有之城”“文明互鉴之城”，您认为该如何着力？

童衍方：首先，还是以人为本，最重要的是提升每一位艺术工作者本身的意识和水平，提升他们的责任感，不要内心空洞，不要沉迷于手机或者虚伪的东西。实际上我们当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，而且非常有趣。只要是艺术家加入的东西，哪怕再小众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。第二是文化含量，要从传统中汲取养分，如果没有传统的根基，艺术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，发展前景也不稳定，还是要扎根传统，勇于创新。

比如宁波的书法、篆刻，我比较熟悉，在省里不断取得好的成绩。今年是吴昌硕先生诞辰180周年，在我的家乡宁海前童艺术馆（童衍方艺术馆）里面开了一个“硕寿无疆”的展览，“硕”就是吴昌硕，“寿”是潘天寿。尽管体量不大，但是做得非常精致，得到全国专家的好评。所以不要迷信（地方）大小，不要以为自己做得不够，只要努力，肯动脑筋，有志气，就能达到（高）标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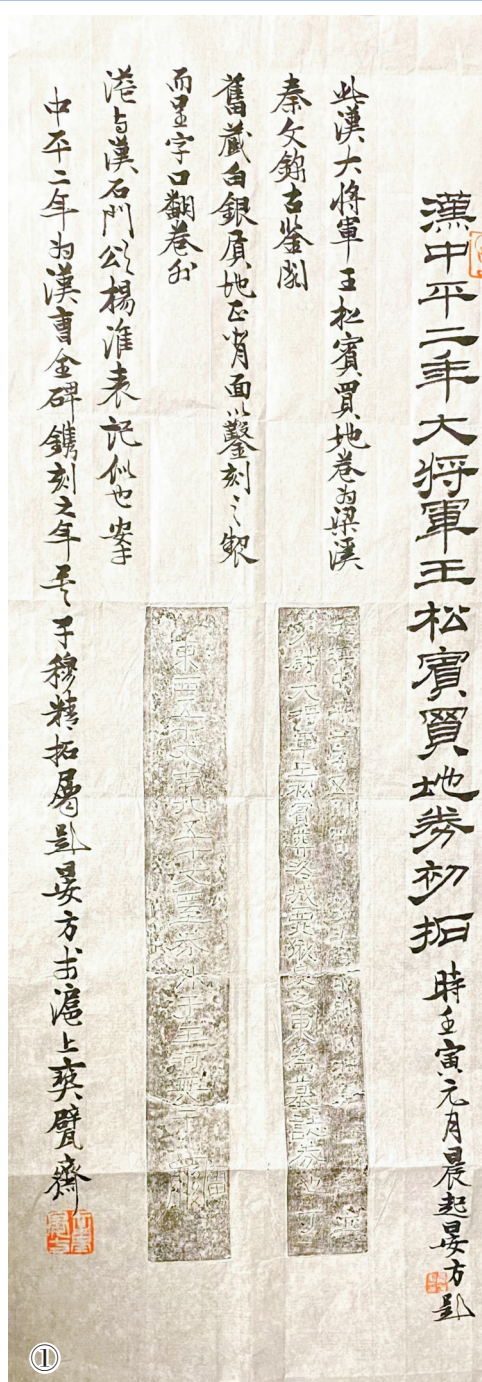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您认为宁波在建设“精神富有之城”的过程中，如何才能让更多市民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？

童衍方：这需要多种手段去配合。比如这个（“文艺大师开课了”）讲座，以前是没有的。过去私塾里只能教几个学生，再大的讲堂也容纳不了多少人。现在只要稍作准备，我就能同时与300多名听众交流。这种互动中的教学相长，听众的提问和批评对我也是一种帮助。通过讲解，我自己也能理清思路，获得提升，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做好这些事。形式要灵活多样。可以是大型讲座，也可以是二三十人的小型座谈会，或者是一对一的辅导。关键是要因地制宜，不拘一格。现在的传播手段比过去丰富有效得多，我们要善加利用。

记者：在宁波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的背景下，您认为文艺创作者应如何回应时代需求，创作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？

童衍方：我虽然住在上海，但一直关注宁波的发展。宁波在文艺人才培养方面做得很好，评选文艺大师的做法很有特色，像我熟悉的小提琴家俞丽拿等宁波文艺大师。通过这样的平台，不同艺术门类的同行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交流效果，这种跨界融合正是文化创新所需要的。当下，我觉得玉成窑是宁波很重要的文化名片。窗口在宁波，而且把文人紫砂艺术创作的圈子扩大了，书法家、篆刻家也加入进来。想想过去文人紫砂艺术创作领域有什么没达到的，现在我们能够达到？我们怎么把它提高？我觉得这块与实用结合的艺术品，生命力最强，玉成窑大有可为。

我每天6点一定起来锻炼身体，然后学习、创作，中午休息，下午继续工作。这样对身体没妨碍，而且我觉得很有精神，关键是要不要沉溺于那些引导你平庸、偷懒的模式中去。我觉得在这么好的时代里，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向上，努力学习创造，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。



童衍方作品图片由其门生、玉成窑非遗传承人张生提供。

